

1

湖北省，利川

雄山翠林静默地伫立在天边的霞彩下，除了隐隐的虫鸣声外，林中再无任何喧嚷声，一切静得出奇，静得宛如一头沉睡的猛兽。

矮林中，三抹身影以迅捷的速度跃过藤木，奔进林区，转眼间的工夫，已与躲藏在林区一处绿阴下的人会合。

“事情办得如何？”等待多时的贼头子问。

三抹人影之一的高挑男子往前一步，喜形于色地道：“有我们出马，当然没问题。”

另一人接道：“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客栈的食物里下了毒。”

“可确定‘他’吃下了？”

高瘦男子咧嘴而笑。“当然，咱们兄弟六只眼睛

全盯着‘他’吞下那些有毒饭菜。药性一旦发作，‘他’就是插翅也难飞了！”

届时，执行计划就如同囊中取物，易如反掌。

贼头子发出低沉的笑声。“很好，如此一来，任凭他这皇室子弟的武功再高强，中了毒，力量也只是小娃儿般大了！”

此种毒剂，性无色无味，一旦食之，半个时辰之内，中毒之人便因毒发而失去全身力气。这是他们为了制伏“他”而特地准备的宝物。

高瘦男子好邪地嚷道：“正合咱们的意喽！”

众人不约而同想象起难以对付的“他”转瞬间成了窝囊废的德行，想着想着，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
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看这位凛然不可侵犯的皇室贵族，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一滩烂泥巴，任他们为所欲为——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

一阵骚动惊起林间鸟群，一匹骏马奔行于幽深的林阴间，一路疾驰，马背上的高大身影已因体力不

支倒攀在马颈上。

北璇受不了全身既刺又麻的痛苦，苦恼地闭紧双眸，忽而一个不留神，重心不稳，整个人摔地由马背上摔下，在地上连滚数圈，最后才在草堆上停下。

草堆的边缘是陡峭的坡地，若再多滚一圈，他恐怕就要跌落山谷。

“呜……”

北璇开口逸出一声呻吟，他自知情况不妙，此时此刻他眼前一片模糊，两眼焦距涣散。

不仅如此，他的呼吸极为不顺畅，四肢百骸完全使不上力，甚至连抬高手臂去擦掉额头上汗水的力量都没有。

他……究竟是怎么了？为何突然之间仿佛变成了个废人？

北璇困难地喘着气，皱眉思索着。

就在此时，突地一个念头浮现他脑中——

“食物……客栈的食物有问题……”他颤声低吟。

“完全正确！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v](#)

就在他恍然大悟之际，埋伏四周的歹徒已向他靠拢，一票人嚣张透顶地瞪视着他。

北璇凝起肃杀的眼怒瞪贼头子。“你们……你们是谁？究竟……让我吃了什么？！为什么我会……”

“使不上力？”贼头子蹲在他身侧，替他把话讲完。“北璇公子，咱们兄弟只是一群替人卖命的下等人，报了名号，你也记不住，就甭说了。咱们的目的是你不久前刚买下的玲珑玉，识相的话，就快点交出来，咱们兄弟绝不为难你，保证留你一具全尸。”

北璇眼中射出两道寒光。“真宽宏大量啊！”

“你交是不交？”

“不交！”

“那我就‘不请自来’了！搜！”

先礼后兵的戏法玩腻了，贼头子一声令下，众人立刻动手在他身上里找起来。忽而，眼睛一瞄，瞥见他衣襟下藏有异物。

北璇察觉到他的视线，出声警告：“别拿！”

“听你才有鬼！”

贼头子伸手往他怀里攥去，却被某种暗器扎了一下，震得他赶紧收手，食指上已然渗出一滴鲜血。

“你藏了什么东西在怀里？”贼头子不可思议地瞪着自己的手指。

北璇低沉地笑出了声音。

“我是一个商人，身上多的是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你能拿下三滥的毒药害我，我当然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那是以百蛇毒液炼造的毒针，你就等着肠穿肚烂而死吧！”

他格格地放声大笑。

众人顿时脸色惨白，贼头子尤其面目发青，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的手。也不知是心理作用，或是真有剧毒运作，他竟觉得自己的大掌刹那间冰冷无比。

他的面容一下子僵硬起来。

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”

北璇嘴角勾起笑容。“信不信由你。”他的目光不着痕迹地落在歹徒的后方，继而接着说：“不过，以现在的情况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不会死在我的毒针下。”

贼头子一听马上哈哈大笑，尖声嚷道：“我就知道你是吓唬人，果真马上就露出马脚。北璇，你去死吧！”

他想挥刀泄愤，但就在抬起刀之际，身后忽而传来一阵野性的嘶吼。

贼头子下意识地回头，一看，心跳几乎停止——一头野豹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们身后。

随着一声凶恶的吼叫声，野豹倏地朝众人跃扑上来。

“啊——”

一群人登时惨叫，他们有的奋力抵抗，有的立刻拔腿逃命，原先控制好的情况陷入混乱。

北璇见机不可失，一个翻身，猛地往山坡边滚去。

大幅度的翻滚，令他眼前一片天昏地暗，不知究竟擦撞了多少残枝、多少利石，最后一阵激烈的震荡，他整个人滚进一片野莽苍丛间。

他惊喘一口气，接下来，眼前便是一片黑暗……



江府的丫环及下人们放下了手边的工作，一伙人矮着身子聚在厅堂外面的墙边，凑着耳朵窃听一场好戏。

一名丫环道：“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夫人的眼里容不下一粒砂，今天终于与江董小姐卯上了。”

“江董小姐真可怜，母亲去得早，从小就让后娘欺负。人在外面流浪了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回家了，夫人马上又要撵她出门！”另一名丫环好不同情地嚷着。

“谁叫老爷对夫人言听计从！在这家里没人帮她，一切只有靠她自己去挣了。”

一名长工蹲在墙边搭腔，粗犷的面容出现一丝细腻的怜悯之色。

厅内——

江府千金江董，伫足在厅堂中央，气势凌人地斜睨着自己的后娘。

后娘黄氏，亦趾高气昂地冷眼回瞪，毫不让步。

双方对阵，终在江老爷手中的茶杯搁下之际，炮轰开来！

黄氏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江董，跋扈地骂道：“你自己说，你还要将这个家害到什么样的田地才甘心？”

江董眯着眼，怒视着她，粗声反驳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我害这个家，究竟我害了这个家什么？为难了这个家什么？你倒是说清楚！”

论气势、论声量，她绝不逊于她。

想在姑娘的头上撒野，再等个一百年吧，老妖精！

“自从你回来后，家里一直不平静，这一个月来，不是发生火灾，就是遭小偷光顾，这全是你引来的！西街的算命仙曾经对我说过，你天生就是个扫把星，一旦让你回来，咱们家里就会永无安宁之日！”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？”江董冷笑。

“还说！”黄氏气得大吼。

江董也跟着吼：“为什么不说？发生火灾明明是宝儿玩火造成的；府里会遭小偷，是因为咱们是湖北省数一数二的大户！一切事情都与我无关，就是你偏偏硬要往我头上栽！”

黄氏骂道：“你明知道我饱受风寒之苦，没体力看顾宝儿，你却放着他玩火，我怀疑你根本存心想害宝儿！”

江堇难以置信地瞪眼扫向她，不敢相信她竟然将白的说成黑的！

她抬高下巴，冷言反驳道：“你别含血喷人，宝儿再怎么说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弟弟，我怎么可能去害他？你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”

黄氏哼了一声。“人心隔肚皮，宝儿没被你害死，现在你当然能装无辜地大放厥词了。”

“你听清楚，我江堇一生是非分明，就算我要使计害人，第一个要害的人也是你，不是他！”

她两颗眼珠子瞪她瞪得几乎快掉下来。自从她亲娘去世，爹将这妖妇娶进门，她的人生就此扭曲改变了。

这妖妇为了霸占江府的一切，不择手段地说服她爹将她往南方的私人学堂里送。

说得好听，这全是为了让她读书习字，当个才女；但其实，这是让她在那里自生自灭，当个没爹没

娘的野孩子的诡计。

她无依无靠地在那里待了八年，现在她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她却还是将她视为眼中钉。

哼，以为她会再像从前一样言听计从吗？做梦！

黄氏气得脸红脖子粗。“小贱人，总算露出马脚，可把心里头的话招出来了！老爷，你听得可清楚，如此大逆不道的人，你怎么能让她留在这个家里，你怎么能不提防她？”

江董沉着气说：“爹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已经让我在外头过了八年没爹没娘的生活，现在我好不容易重回这家门，你应该不会再赶我出去吧？”

江老爷的反应出奇地冷静，他凝视着自己扶在扶手上的指节，静了好一晌，才淡淡地出声。

“你姨娘说家里之所以遭宵小光顾，是因为你总是穿金戴银往外跑，招摇过市，惹来不法分子的注意。董儿，你实在应该收敛点，我不希望家里因为你而变得不平静。”

他的话像是一箭倏地贯穿江董的心，她突觉心寒无比，一脸惨白。

他竟然全盘接受黄氏的话？！原来，亲生女儿终究比不上枕边人的呢哝细语……

他可记得自己曾对她娘说过什么话？他说她们是他今生惟一的珍宝！他会一辈子照顾她们！哼！所有的海誓山盟、天荒地老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全是狗屁！

她的十指强烈地颤抖着，黑眸化为冷硬。

黄氏得意地扬声道：“懂了吧？这个家没人想你回来！我若是你，早收拾细软，识趣地离开了。”

江老爷对江堇深受打击的模样并非视若无睹。“堇儿，并不是爹铁石心肠，而是你真的不适合留在这个家里。”

她眼里闪过一丝萧索。“那你说我该往哪里去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看你就去鹤来山的尼姑庵吧！”黄氏抢白道。“你小的时候，那儿的师太就赞赏你与佛有缘，有慧根，我想那里再适合你不过了！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语毕，径自用帕子掩着笑不拢的嘴。

江萑静默了一会儿，忽而抬眼，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犀利瞪着她尖酸刻薄的嘴脸。“好，我去。”

黄氏突地眼睛一亮。“真的吗？你愿意去？”

出了家，就忘了家，届时她便可以顺利让这丫头彻底由江家消失，江家一切都将归她与宝儿所有，没人会来跟他们分一杯羹了！

“是！”江萑咬牙切齿，斩钉截铁地道。“不过在我离家前，我要完成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黄氏追问，喜出望外地眨眼。

“那就是——揍你——”

江萑眼底怒火一闪，转瞬之际，右勾拳已然不偏不倚地挥向黄氏左眼眶，将她揍得惨叫连连，并且难看至极地扑倒在地。



你路上小心啊！

一句敷衍了事的话，便将江萑送上了出家为尼的路。

江萑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，她高抬着下巴，眉间藏着不驯的傲气，静静地坐进马车，静静地让马车将

她载离家园。

路上的景致频频转变，连续经过几段颠颠晃晃的路之后，她刻意佯装出来的冷傲才消融了几分。

她转头望向窗外，眼底闪过一丝狡黠之光。

逃！她一定要逃走。鬼才愿意去什么尼姑庵！

深吸一口气，换了换坐姿，她精明的目光睨上奉命护送她，正与她对坐在车厢内的仆人。

她道：“说吧，你和车夫是不是黄氏派来监视我的？”

对坐的仆人被她突如其来的询问吓了一跳，连忙摇头澄清。

“不不不！我们是被派来保护小姐的安全，不是被派来监视小姐你的！夫人是主子，小姐也是主子，你们都是主子，小的岂敢偏袒哪一方？”

既然如此，眼神为何游移不定？

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笨蛋！江堇心里暗想。

收回冷瞟的视线，她故意刁蛮地道：“那正好，我因为被赶出家门，心情正烦呢，你索性就替我骂骂黄氏，让我消消怒气！”

仆人愣住。“骂？！”

“不敢吗？”她冷冷地问。

“小的……小的……”仆人结结巴巴的，开始坐立难安。

他们都是仰赖黄氏鼻息过活的人，哪开得了口？就算是和老天爷借了胆，也不敢造次，更何况他和车夫的确是黄氏的眼线，奉命务必要将她送进尼姑庵。

瞧他们畏畏缩缩、吞吞吐吐的样子，用膝盖想也知道心向着谁！

江萁用着鄙视的眼神，冷冷地打量他，忽地灵机一动，她抱腹痛叫——

“好痛！哎呀！我好痛呀！”

仆人差点被她尖锐的叫声给吓死了，登时手忙脚乱地靠过来问：“你怎么了，江萁小姐？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哪里不对劲？哪里不舒服？”

没进尼姑庵之前，她若在路上出了任何差错，他们也难以向黄氏交代。

只见江萁冷汗淋漓、一脸痛苦不堪的模样，不时痛得抱肚弯腰，还刻意逞强地道：“不，我没事……我

没事……”

但她看起来却很有事。

“江堇小姐，你看起来很痛苦，到底要不要紧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好痛！”坚持了半天，她痛叫一声，暗觑了急得团团转的仆人一眼，心中窃笑，忽然以极度严厉的目光瞪着仆人道：“你们发誓守口如瓶，绝不对任何人提起？”

这么严重？！“我们发誓！”

江堇缓下脸色，咬着下唇道：“我……因为今早吃得太撑，现在开始闹肚子疼了，不……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，你们赶紧停车让我去解急，不然我忍不住了……”

她状似腹痛难耐。

“那快去！那快去！停车！”仆人不疑有他地喊停马车。

马车都还尚未停稳，江堇已迫不及待地跳下车厢，一边回头警告他们不得张扬，一边以最快的速度往树丛间跑去，那样子还真像十万火急呢！

仆人与车夫互看一眼，好笑地说：“看她平时个

性大刺刺的，原来跟一般女孩子没两样。”还懂得害羞咧！

“她刚才那抵死不说的表情真逗！”仆人道。“问她哪里不舒服，居然咬紧牙关，说不出声就不出声，若不是我继续追问，难道她要一直忍到鹤来山吗？”

车夫笑。“夫人交代咱们要小心江董小姐，说她一肚子鬼胎，看来是言过其实了。她总不至于拿内急这种事来骗人……吧？”

不安的沉寂瞬间在空气中漫开，两人刹那间全失声。

“你记得咱们用过早膳吗？”车夫问。

“好像……没有。庖丁给的干粮还在包袱里……”

两人不约而同望向完好如初的布巾包袱，只呆了一秒，便争相飞速冲下马车，火烧屁股地往她最后消失的方向冲去。

“小姐——小姐！”



雾蒙蒙的林间小道是惟一的逃生之路，循着错

综复杂的葱笼林径，江堇忙着闪开杂长的利枝锐叶，快步在草木丛中奔走，并不时回望后方，深怕两名仆役追上来。

“小姐你在哪里？小姐——”

“你一个女孩子家在外面很危险的，就快出来吧——”

“佛门之地很清静，是很不错的地方，小姐——”

灌木丛后传来两名仆人劝说的声音，江堇听得不以为然，忍不住粗言斥道——

“去你的，既然佛门之地这么不错，为什么你们不将自己往和尚堆里塞？”

抽了一口气，她闪过一簇浓翠的树丛，好整以暇地停了一晌，突然改变逃跑的方向，跃进身旁一条更显曲折的小径，小径狭窄难行，不是身材娇小者，寸步难行。

偏那两人硬是紧追在后。

江堇倾听他们的脚步声，明白他们漫无目的地瞎摸搜索，竟然也让他们找对了方向，双方的距离不仅没有拉远，反而越逼越近。